

# 德川家康

作者：（日）山冈庄八

## 德川家康

（日）山冈庄八

### 简介

《德川家康》洋洋五百五十万言，将日\*本战国中后期织田信长、武田信玄、德川家康、丰臣秀吉等群雄并起的历史苍劲地铺展开来。在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德川家康最终脱颖而出，结束战国烽烟，开启三百年太平盛世。作品展现了德川家康作为乱世终结者和盛世开创者丰满、曲折、传奇的一生，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与杀伐、谋略与权术、天道与玄机!它不仅成为商战兵法、政略宝典、兵家必备，更是不朽的励志传奇。

本书历时十八年始得完成，图书出版后，一时洛阳纸贵，掀起极大反响，日\*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要求日\*本内阁成员必读《德川家康》；经营之神、日\*本松下电器创建人松下幸之助要求松下员工必读《德川家康》；美国前驻日大使赖世和说：“要了解日\*本、超越日\*本，必须先了解德川家康。”著名史学家、作家柏杨先生则认为：“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《德川家康》相比，一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一是《三国演义》。”

## 第一部 乱世孤主

无比的谋略，无情的忍耐——《德川家康》序

〔文 / 柏杨〕

德川家康是日本德川王朝（江户幕府）第一任君王（征夷大将军），他在日本混乱的战国时代，扫平群雄，开创历时二百六十余年的长期政权，而以七十五岁高龄逝世。

德川家康在日本历史上已矗立起大和魂的精神堡垒，然而一八六七年德川王朝被西方世界英法美荷四国舰队的巨炮摧毁，还政天皇，明治维新时，曾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憎恨，认为日本所以受到屈辱，都由他们造成。心理状态跟中国在辛亥革命时，人人厌恶清王朝一样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日本失败，尊严扫地，过去所有累积下来的光荣和骄傲，全成梦寐，日本人发现他们所处的时代，竟跟三百年前德川家康所处的那个时代——诡诈、斗争、生死间不容发，简直没有分别，于是激起再度反省。日本文坛最优秀的作家之一，山冈庄八崛起，透过历史的理解，面对当代日本所处的环境，开始撰写《德川家康》在报上连载发表。我用专门形容英雄豪杰石破天惊的“崛起”二字，形容山冈庄八，是因为他用一支笔，重新唤起迷惘中的大和魂，使日本人重建信心。山冈庄八具备雄厚的历史知识，从德川家康的祖父、外祖父开始探索，直追寻到德川家康建立的全日本大一统的幕府王朝。山冈庄八用一千余万字的日文，对由现在德川家康生命中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动作，和心路历程，几乎都有细腻的描写，而提出主旨：“忍耐！”

忍耐不是怯懦，更不是屈服，只有巨人才知道什么是忍耐，似勾践战败后，甘心当敌人的奴隶，韩信被流氓强迫从裤裆下爬过去，他默然接受，这种缩回拳头式的忍耐，一个人如果不够坚强，就绝对无法忍受。当盟主织田要求德川家康杀妻杀子的时候，德川家康毫不犹豫地立即动手，只有懦夫才会轻率地拔刀而起，血流五步。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是悲壮的，使烈士动容。但历史上多少政治领袖往往宁为瓦全，而等待有一天，把碎了的璧玉，恢复原状。

曾有入问德川家康：“杜鹃不啼，而要听它啼，有什么办法？”

德川家康的回答是：“等待它啼。”大仲马在他出神入化的巨著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中，最后一句话，就是：“等待！”

这是一个奥秘——卑屈的懦夫用它遮羞，坚强的巨人把它作为跳板。日本战国时代，英雄豪杰辈出，包括丰臣秀吉在内，也只有德川家康深深领悟到这个奥秘。作者山冈庄八在德川家康精神深处，提炼出这个奥秘，指出它就是由弱转强的基因，使战后的日本人终于在断瓦败壁中站起。

孤立的忍耐没有力量，而必须发自明智的抉择，熟读《三国演义》的中国读者都记得“让徐州”一幕，刘备是徐州州长，当吕布狼狈前来投奔时，刘备把他安置在小沛，而在不久一次对外战争中，吕布袭据徐州州城，刘备遂被敌人击败。任何人的反应都会是从此跟吕布不共戴天，刘备不然，他反而向吕布投降，而被吕布安置在吕布原住的小沛，这项满面蒙羞的决策，需要无比的智慧。桶狭之役后，德川家康不但不为盟主今川复仇（为故主复仇，是日本武士最崇高的情操，否则将被人唾弃）反而跟盟主的敌人缔约，这项一反武士传统精神的剧烈反应，跟刘备一样，都出人意外，忍人所不能忍，终于才能艰苦地达到既定目标，以至作者山冈庄八惊叹他的勇气。

一千余万字的《德川家康》每一行每一页，都充满谋略、诡诈、杀机，但也充满忠贞、效命，和崇高的统一全国的理念。中国有两部书可以和它相比，一是《资治通鉴》，一是《三国演义》。《资治通鉴》因一直被封闭在艰深的文言文里，影响不大；而《三国演义》上的人物，却深入人心，成为影响中国人性最巨的书籍之一。同样德川家康的风范，也影响日本，德川家康深受丰臣秀吉的信任，丰臣秀吉推心置腹，坚信德川家康是道义之士，因之托妻寄子。对于政治性的效忠，另一位曾和山冈庄八对谈德川家康的历史学者桑田忠亲，曾提出耸动人心的警告，他说：“一个绝对聪明的人，一旦发誓臣服某人，在他有生之年，绝对不能谋反。——不过，也只有傻瓜才会这么做。”德川家康终于负义，把丰臣秀吉的后裔杀尽。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司马懿，不同的是，司马懿是被迫自救，走上不归路，且由下一代动手。而德川家康却是主动地扫荡所有潜在敌人。二次世界大战后，日本人对美国人过度的恭敬卑屈，曾

使人警觉到不是一个祥瑞兆头。忍人所不能忍的民族，一定复兴；不是只会高叫激情口号，自陷灾难的民族所能比拟。

德川家康几乎全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——除了科举制度，他写中国汉字、作中国汉诗、吃中国汉药、崇拜朱熹、崇拜朱元璋。问题是，朱熹不是一个活泼开阔的思想家，朱元璋则是一个愚昧的暴君，德川王朝终于颁布“锁国令”，中日两国遂开始共同命运，直到十九世纪，但结果却大大相异。十九世纪几声舰炮，日本解除枷锁后，短短时间，迅速成长，而中国在受到更多炮击后，迟迟未能建立一个现代化完整国家。遂有人认为：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德川家康的精神使日本复兴，中国却胜得凄惨，应验了古谚：爬得高、跌得重。原因之一是中国缺少德川家康这种无论崛起或没落，都贯穿着一股令当代和后人慑服的精神，也缺少把这类英雄人物介绍给国人的文学作品。

要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，唯一的方法是阅读他们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——而不是阅读学院派的经典著作。读《三国志》不会了解三国时代，读《三国演义》却会立刻留下三国时代的深刻印象。了解日本亦然，《德川家康》的文笔引人入胜。假如你临睡前躺在床上阅读的话，你会蓦然发觉天已拂晓，因作者使用小说体裁，绕着史实的骨骼，想象力得以充分解放，无所拘束，使我们得以看到一个民族真实的本性。

我们尊重深奥的学术殿堂内供奉的典籍，但那是另一个层次，属于使人肃然起敬的知识遗产。但是，和广大人民结合成为一体的知识分子，却负有更沉重、更严肃的使命，他们把典籍中的精华，或典籍中所缺乏的活泼精神，用现代化的文学形式，和高水准的文字功力，烹饪成为人人都能品尝而回甘的美味。有目标、有深层含义的历史文学作品，和“说故事”绝不相同，对人民心智的成长，有很大的裨益。《德川家康》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爱不释手的超级长篇小说，而是一部传出来的信息：日本式权力游戏教科书；在非权力场合，则是日本式商业游戏教科书。无论在台北、在香港、在内地，有一种现象是，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做生意，都会发现，日本商人精密的计算，往往只留给你仅够你活下去的利润，使你既不愿接受，又不敢拒绝，于是茫然失措。在《德川家康》中，我们会了解，这正是日本文化深层元素，你只存在日本文化深层元素中才可以找出破解之道。

明治维新时代一度受到贬谪的德川家康，现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成为半人半神，被尊奉为“东照神君”，作者山冈庄八长期的竭力经营，不但使这位影响日本兴衰的德川家康凸显无遗，更把承继大和精神本质完全呈现。而山冈庄八这位作家更成为我们学习和超越的对手。

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是中国传统战争观念，价值连城；但是如果仅只从欣赏的观点，接触日本这个民族，也将有无限的惊异赞叹，使我们的生命，更为丰富。

## 第一章 乱世破晓

天文十年，公元一五四一年。

是年，武田信玄二十一岁，上杉谦信十二岁，织田信长八岁，日后的平民太阁丰臣秀吉，尚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六岁孩童。

大海彼岸，一衣带水的邻邦大明国，已至其中后期。欧洲，查尔斯五世向法兰克一世宣战并入侵法国；亨利八世已继承爱尔兰王位，对苏格兰国王詹姆士虎视眈眈，只欲除之而后快…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处处笼罩着战争的乌云。

三河冈崎城内。

虽说还是冬日，但已到了正月，天气开始变得温和。院子里伊势的东条持广赠送的那棵柑橘树上，已经挂满金灿灿的果实，芳香四溢。恐是被香气所诱，院子里的鸟雀格外多。年仅十六的城主松平广忠已沉默地凝视鸟雀多时。和煦的阳光下，去年桃花盛开时节出生的长子勘六，不时爬到广忠身前，抬头看看愁容满面的父亲。

每逢此时，阿久的心头便若有冷风吹过。阿久乃松平广忠同族松平左近乘正之女，十五岁时嫁与广忠做侧室，广忠当时年仅十三。如今，她已是一个年轻的母亲。她身形虽显柔弱，却亦颇有几分娇艳。若是遣退侍女，只剩下他们三人时，看起来不像是一家三口，倒像是姐姐在看护和照料着两个弟弟。

“大人还未下定决心吗？”

阿久道，“您若不答应，妾身必将遭到严厉的指责，家臣也定然会以为，是妾身出于嫉妒才阻止大人作决断。”

“阿久，你为何不像他们说的那般，表现出那么一点嫉妒之意？你我当时可是以正室相约的……难道你忘了？”

“妾身没忘……但一切都是为了松平氏的未来啊。”勘六这时依偎到母亲身边，阿久抱起他，继续道，“而且，听说於大小姐乃是出了名的美人，人们都称赞她有见识，有器量。真希望大人您能早早将她迎娶过来，好让家臣们安心。”

广忠猛然抬眼盯着阿久，年轻而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怒气：“你也想让我娶仇人之女，向对手俯首帖耳？”

“可这是为了松平氏大局——”

“休要说了！”

广忠狠劲拍了一下膝盖，神情激动，然后沉默不语，眼圈不知不觉红了。良久，广忠的声音有些嘶哑：“於大乃继母之女。对我来说，她既是仇人的女儿，又是名义上的妹妹。我怎可为了苟且偷生，娶妹为妻……”

他再也说不下去。

阿久再一次道：“作任何决定，都要考虑长远利益。”

她声音很低，却一字一顿，异常坚决。

广忠与阿久提到的於大，乃刈谷城城主水野忠政之女。刈谷与冈崎接壤。就在去年，广忠与忠政整整打了一年仗。

於大小广忠两岁，芳龄十四，姿色远近闻名。年轻的广忠倒也不是未生过一睹芳容的念头，但他只是把她看作继母华阳院的女儿、自己的妹妹，而非自己战败后被强加的可悲的联姻女子。水野忠政会晃动着

他那颗肥圆的脑袋，带着阴险的笑容自言自语：“要是让於大嫁给松平广忠，对我来说可是有不少好处哩。”广忠一想到这些，便觉愤懑难抑。

“阿久，我生母去世之后，继母嫁过来，你知当时人们怎么议论？”

“这……我哪里知道。”

“恐怕你即便知道也不会说。每每想到这些往事，心中就觉得甚是难堪。”

“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——”

“不！”

广忠双眼冒火，“继母在刈谷城为水野生了五个孩子，忠守、信近、忠分、忠重，以及於大，个个容貌端正，身强体健。忠政为何舍弃为他生下那么多孩子的女人？又为何让她改嫁先父……”

阿久立刻扑到广忠膝上，道：“大人万万不可如此说话。您要是这般说，阿久我……我……”

此事中，阿久处境最是尴尬。水野忠政奸诈无情，他当年能够舍弃一个为自己生了五个孩子的女人，并让她改嫁松平氏，不难料想，他将女儿於大嫁到松平家之后，为广忠生下长子的阿久，将会有怎样的结局……

目前松平氏实力远逊对手水野氏。水野氏与松平氏同仕于骏府的今川氏。但近年来尾张的织田信秀势力逐渐扩张，广忠的叔祖，樱井的松平信定等人，则企图和织田信秀里应外合，将冈崎城据为已有。故，冈崎家臣阿部大藏、大久保新八郎忠俊等人，都苦口婆心劝说阿久：“无论如何，请夫人多多担待。城主还年轻，您定要劝他答应这门亲事。”阿久的命运就此被卷入关系松平氏生死存亡的大事之中。广忠却始终未曾应允这门婚事。他深信，先父清康乃是中了水野忠政的奸计，才娶了水野氏五个孩子的母亲。

广忠看看自己身边泣不成声的阿久，望望幼小天真的勘六，突然眼睛一亮，道：“阿久，我有主意了。”

他扫视了一眼周围，附在阿久耳边低语。

阿久听着听着，脸上渐渐没了血色。

“你明白了？”

广忠再次压低声音，小心环视了一下四周。

阿久紧紧盯着广忠的眼睛，颤声道：“这么做，太、太残忍……”

她的脸开始抽搐，放在膝上的双手也颤抖起来。

“这有何残忍，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”

“话可以这么说，但於大小姐可是无辜的呀。”

“无辜？我又有何辜？我祖父和父亲都死于敌人刀下，我终有一日亦会如此。在这个世上，你不杀人，人必杀你。有人不就是为了生存，才把自家五个孩子的母亲送给对手做探子吗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

阿久打断广忠。空阔的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是阿久的侍女阿万。她禀报道：“太夫人从北苑过来了。”二人吃了一惊，面面相觑。广忠慌忙起身，准备去迎接继母。

“不必拘礼。都坐着吧，这样甚好。”清脆的声音传来，继母华阳院满面笑容走了进来，“呵，勘六也

在。才几日未见，又长大了好多。来，乖孩子，让祖母抱抱！”广忠之父清康遇刺后，华阳院便落发为尼，法号源应。她虽已三十好几，却风韵犹存。勘六似很是喜欢祖母，喜滋滋地爬上华阳院的膝头。

“今日天气真好，”华阳院哄着膝头的婴儿，道，“从北苑过来时，顺道瞅了一眼酒谷和风吕谷，见到三五成群的黄莺，梅花也快开了，时日过得真快。不久前还与水野氏在寒风中征战呢。”

广忠略带讽刺地看了华阳院一眼。华阳院并不理会，若无其事地继续道：“广忠，於大今日晨来函了。”

听到此话，阿久轻轻站起身，走了出去。

“年轻女子总是满脑子想着高兴事儿。她为松平氏和水野氏的和谈而高兴。信中哪，还猜测你的品性习惯，口气中对未来满心欢喜呢。终究还是不知道世事的艰险哪……她又明白多少人情世故？”华阳院轻轻举起勘六，大声笑道：“小勘六，比起你过世的祖父，你爹还差得远啊……如今东有今川，西有织田，甲斐有武田，小田原有北条。诸强环峙，松平水野继续争斗，只会两败俱伤，最终被人一口吞掉。广忠，这门婚事啊，可是我思前想后才提出的，你好生想想吧。”

言罢，华阳院放下勘六，在他的笑脸上亲了一下。

广忠对继母的自以为是和悠然自得实在难以忍受。父亲生前也确实承认这个女人颇有才识。正因如此，广忠听到她拿自己与父亲比较，责怪他太不成熟时，不禁暗自恼恨，但口头上却道：“这个嘛，既然是母亲的意思，孩儿自然没有异议。”

“哦，如此我便放心了。其实，这也是你父亲的心愿。”

“父亲的心愿？”

华阳院直视着广忠：“广忠，女人悲哀的命运，男人终无法明白。人生浮华，生离死别，都如梦如幻。一女侍二夫三夫，不过是为了子孙代代繁荣昌盛。”

“母亲的意思……您想在冈崎城中留下水野氏的血脉？”

“不，是要留下你父亲托付下来的、我这个老太婆和松平氏共同的血脉。”

“哦。”广忠低吟一声。事实上，他对继母嫁给父亲的真实情形不甚清楚。他一直识为，一切都是水野忠政的阴谋，继母乃是被水野强行塞给父亲做续弦的。

可事实并非如此。清康主事时，松平氏实力远胜水野氏。一日，清康拜访水野忠政，在酒席上见水野夫人风姿绰约，不由口出戏言道：“把这个美丽贤淑的女人给了我罢。”华阳院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，可卑弱的忠政却不能对清康的戏言一笑了之。由于畏惧清康，忠政不声不响休掉了妻子。未久，清康便把华阳院娶过了门。华阳院那时的不幸，何人可知？

如今，松平水野两家的实力跟当时完全调了个个儿。为了避免再生这种悲伤，华阳院希望两家能够紧密联系起来。但每战必失、日渐势衰的广忠，哪里能解得她的这些心思？

“母亲既然这般说，我就娶她过门。但，於大若是不能生育，我便休掉她！母亲可同意？”广忠有些咄咄逼人。华阳院却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她神情间流露出来的淡漠又激起了广忠的意气。他竖起双眉，道：“还有，若是松平水野两家迫不得已再动干戈，我必将水野氏赶尽杀绝。斯时请母亲莫要阻拦我。”

华阳院又笑了：“你自便吧。”男人的世界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修罗场。

在那里，女人能做的事只有一件，便是委曲求全，生儿育女，让下一代来征服统治这个世界。

广忠无言以对，再怎么意气用事，他亦不能将方才与阿久耳语之事说出口。正在此时，众家臣神色凝重地走了进来。

“主公，刈谷城派来了使者。”大久保新八郎刚一坐下，便急切道。

“看来水野忠政对这门婚事甚是热心。”

高大壮硕的阿部大藏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向侍女阿万递了个眼色。阿万心领神会，从华阳院手中接过孩子，去了。

“现在我们只能忍。”叔父藏人信孝带着几分顾忌，暗暗看了一眼华阳院，叹道，“我们必须积蓄实力……而且於大小姐乃太夫人的亲骨肉，这也算得上一门不错的姻缘。”

“不，这些只是小事。我们须综观全局。”大久保新八郎直视着广忠，道：“究竟谁能称霸天下，我们必须心中有数。”

“谁能？”

“听说武田晴信时时覬觐骏府，但今川氏正如日中天，织田信秀也正以日出之势迅速扩张，足利氏家臣们亦不可轻视……在诸强夹缝之中，小藩必须避免相互争斗，力求睦邻友好，同声连气，不惜一切生存下去。”

“言之有理，现正值危难之机，婚事又是对方主动提出，真是祖宗在天有灵，帮助松平氏获此良机。”

华阳院一直在一旁，听着众人讨论，微笑着默不作声。此时她挥了挥手，道：“各位不必担忧。”

“太夫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已劝过广忠，他会顾全大局，娶於大过门。你说呢，广忠？”

广忠满脸不快，把头扭到一边：“这种好事，孩儿求之不得。”

“恭喜！”

“恭喜主公！”

老臣们纷纷祝贺，都高兴得大笑起来。对他们来说，婚姻和女人，都是让家族存续下去的手段和工具。将女人迎来送往以化解双方的矛盾，试图在敌人内部播下自己的种子——本来高贵纯洁的男女之情，被迫屈从于生存的理性。

广忠怒从心起，不由板起脸道：“好了，休再笑了！”

他暗自思量：他们一定不会觉察我让阿久加害於大的事，我岂会乖乖听水野的！他缓了缓语气，道：“事已决定，抓紧去办。诸事务必和母亲大人多加商量，以求稳妥。”

“遵命。”老臣们相视而笑。在他们看来，再也没有比这个策略更成功、更有意义的事情了。

刈谷城中，水野忠政得知松平广忠答应了婚事，道：“好，我这一生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局。”

去岁秋天以来，水野忠政的白发越发多了。他让近侍帮自己拢起头发，然后差人把小女儿於大叫进来。

於大圆圆的脸上露出微笑。她脸颊到眉梢都显丰润，这一点像忠政；晶莹剔透的皮肤则像母亲。此刻，她已知晓自己将要嫁到母亲所在的那座城。

“你高兴吗？”忠政轻轻问道。

“能够在那儿见到母亲，女儿非常高兴。”

“是啊……为父也甚为欣慰。”水野忠政长得凶神恶煞，但对这个自小缺乏母爱的小女儿却格外温和。

就十四岁的女子来说，於大个头也算高的了。一双丹凤眼，乌黑的头发里露出绯色的圆润耳垂，非常漂亮。除了领口露出的白皙的脖颈，以及圆圆的肩头透露着几分成熟的妩媚之外，她尚未摆脱稚气。她的性格在几个兄妹之中乃是最复杂却又最活泼的一个，说话干脆利落，柔顺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坚强和机敏。她对父亲的理解，也超过了兄弟姐妹。

“都说出嫁最好避开正月和九月。不必理会这些迷信的说法，想到哪一日，哪一日便是良辰吉日。”

“是。女儿也这么认为。”

听到於大干脆的回答，忠政微笑着点了点头：“一切都已准备好了。对方将于戌日送来聘礼。你嫁过去之后，我们父女也就再难相见了。今日，你就给为父好好捶捶背吧。”

“是。”天气格外晴朗，春风荡漾，於大的手轻轻落在父亲的肩头。

“於大，慎重起见，我想最后问问你，你可知我为何对这门婚事如此关心？”

於大在父亲身后小心地摇了摇头，没有吱声。她心里甚是明白，却要让父亲说出，这正是她聪明过人之处。

“老臣们……不，就连你兄长们，都有不少人强烈反对这门婚事。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些事，女儿略有耳闻。”

“他们都想趁松平广忠年纪尚轻时灭掉他，但那不过是匹夫之勇。”

“孩儿也这样认为。”

“哦？要是两家真的开战，到时候灭亡的不是松平氏，而是我们水野氏。”

忠政突然把脖子扭到左边，道：“帮我捶捶脖子根儿。”他活动了几下右手，继续道：“有一事为父得向你说说。我犯了一个大错，以为把你母亲送到冈崎城便是赢了，但事实证明，那只不过是欠思量、落入耻笑的失算之举。”房中格外沉寂，只有捶背的声音轻轻在室内回响。

忠政故意不面对女儿，用一种轻淡的语调，向即将被送与敌人的爱女交代最后的话：“当年广忠之父清康向我索要你母亲时，我非常生气，暗骂他浑蛋，尤其是看他不起，以为他不过是个好色之徒。虽然心里委屈，但我当时以为自己赢了。你母亲留下五个孩子，独自去了冈崎城，只要她在冈崎一日，水野氏便会安然一日。”忠政的语调越来越激动，於大的眼亦湿润了。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，於大白然甚是清楚。故，尽管她十分思念母亲，却从未怨恨过父亲。

“……在此事上我的想法并无大错。水野氏现在不是平安无事吗？但我原来的打算，乃是先将你母亲送去为质，然后寻机灭掉松平氏，我的计划却彻底失算了。你母亲乃有德之人，家臣们至今还对她心怀敬意。与松平氏在战场上对垒的大将都是她的儿女，无论嘴上宣称如何英勇，他们也绝不会摧毁母亲居住的城池。因为只要摧毁对方，就相当于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忠政突然停下了，似感觉到什么东西滴落到了脖子上。

“哈哈……没有什么好哭的，都是过眼云烟，都过去了。”於大没有停手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……但输的还是我。忽略了感情的策略，并非真正的策略。我因此事而受到神灵重重的惩罚。於大，你能明白吗？”

“是。孩儿知道母亲不在时，父亲心中的忧伤与孤独。”

忠政点了点头：“我确实很孤独。松平清康精通世故人情，竟将五个孩子的母亲要了去……想到此，我便恨得快要发疯了……但这一切从今日起便烟消云散了。在这乱世之中，小聪明小伎俩无济于事。我现

在总算明白了，毫无意义的悲叹往往都是因为自作聪明。”

於大稍微停下手来。她细长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盯着父亲，静静地听着。

“故，为父决定不计前仇，真心诚意希望两家以诚相待，一致对外，这是真正的制胜之道。你明白吗？我将自己贞洁而贤惠的妻子送与了别人，为此尝尽苦头。此后不如索性将怨恨化为祈祷，奉上我心爱的女儿，以求神佛的保佑。”

於大无言，唯有默默地点头。她的手再次动了起来。忠政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：“近年来，我和松平人屡燃战火，不是为了摧垮他们，而只想让……你嫁过去时更体面一些……你明白为父的苦心吗？”

於大深爱着冈崎城内的母亲，当然也深爱父亲。

杀人、被杀，算计人、被人算计，人们崇尚并依赖着武力，却积累了无尽的悲哀和怨恨。所谓的悲苦人间，恐也就是这些了。父亲如今就要摆脱这个世界的桎梏了。於大心想，即使为了父亲，自己也要成为两家联盟的坚实之桥。

“让女儿给父亲捶捶腰吧。”

於大扶着忠政躺下，用她十四岁少女天真的话语抚慰着父亲沧桑的心。“女儿很幸福，从未被任何人憎恨过、讨厌过。”

忠政心头油然生出一股暖意。女儿看到了他心中的不安，才说这些话让他放心！

“是啊。”他感叹。

“孩儿一向深得父母和兄长们的疼爱……将来定也能得到冈崎人的敬重。孩儿生来就是幸福的。”

“是啊，以你的性情，断不会招人憎恨，可是，於大……”

“父亲。”

“你不应只知接受别人的爱，你也要主动去爱他人。你想过吗？”

“是。女儿会用心去爱冈崎家的珍宝。”

“珍宝？”

“便是冈崎忠诚、杰出的家臣们……母亲在她的信函里提到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忠政不由得坐了起来。他无须多言，方才说两家相争，水野氏必会落败，就是因为松平氏拥有一批精明干练的家臣。“於大，此事要谨记于心。这么说，我比你还是要幸运一些……罢了，罢了。哈哈！”

此时，次子信元不经通报，带着长刀径直闯了进来。他瞥了於大一眼，道：“父亲大人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”

说完便大咧咧地坐下。

“於大，你先下去吧。”忠政说着，坐了起来，整了整衣襟，霜白的眉毛下，一双眼睛紧紧盯着信元：“是否尾张又有消息了？”

信元性格刚烈外向，与父亲迥然不同。他重重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於大的婚事，您不打算改变主意吗？”

“事已至此，何来此言！”

“织田信秀已经起了疑心。这样，恐怕于我们不利。”

“哼！那就传话给尾张，说我们此举是要设计除掉广忠。”

“父亲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再说一遍。请您改变主意，现在正是吞并冈崎的大好时机呀。”

信元挺起腰板，气势逼人——他并非华阳院亲生之子。忠政静静地看着信元，只是面露微笑。

似是涨潮了，城池的石垣那边隐隐约约传来了波涛之声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德川家康》（日）山冈庄八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72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